

子書三十二種

王宜之題

B 2
1

賈誼新書

重刻賈誼新書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顧其善本絕少余不揣固陋竝為校讎賴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雕既成因為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之言為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為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為明證但多為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俱到致不可讀唯傳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據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為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通脗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為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為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在生宜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得展者所得為孰多乎哉余所校據兩宋本而誼所為賦不在書中則非即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撰為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弨書於杭東里之抱經堂

舊序

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翼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與一一可措之行。蓋營晏之傳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撫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為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擡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高熙間。嘗刻潭州高祐間。又刊修馬時。已稱舛缺。乃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複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間。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耶悲耶。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養養。不知旨之樂之。詠之難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獄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溢。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賾霽。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十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牘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于予。予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為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

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過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障墜爾蘇公論其為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無容加喙于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為德星為慶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亙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高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為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畧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蓄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日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新書讎校所据舊本

建本

是宋時刻本明毛斧季吳元恭皆据以改近世之本宋即有謬誤亦悉仍之前失去序文故不知是何年所梓唯目錄後有建寧府陳八郎書鋪印一行故今稱為建本

潭本

宋高祐八年長

沙刻即從高熙八年程潛使本重雕者題賈子

吳郡沈頴本

明宏治十八年刻毛斧季就騰宋建本於此本上其吳元恭所用之本雖無沈頴名而實不異當是沈名後來刊去也其第七

卷中缺遺據篇吳郡宋本

李空同本

明正德八年刻亦名賈子後有欽遠跋者不知何時人合柳陽何燕泉本長沙本武陵本合校是書何本於文義不順者頗加

竄改又於過秦論後補審取舍一篇

陸良弼本

程榮本

何允中本

乃錄大戴禮記禮察篇全文今不同

江陰趙職明敬夫校

餘姚盧文韶召弓父合眾本校

新書目錄

出陸本

二本皆同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旨

數靈

藩傷

藩疆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傳職

保傳

連語

輔佐

問孝

闕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修政語上

修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

闕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新書卷第一

梁 太 傳 賈 誼 撰

過秦上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四

當是時也譚本無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譚本從史外連橫而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

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王案襄字衍下云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數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併後

亦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此史記無諸侯恐懼同盟而謀弱秦史

會同作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譚本無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

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譚本君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建本作連衡非今從兼

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建本脫東字譚本燕趙作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主史

無主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昭滑譚本同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

趙奢之朋制其兵史記朋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譚本從陳涉仰關而攻秦始皇本紀作叩關譚本作秦人

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遁而不敢進通與巡同建本尚不誤譚本則從始皇本紀訛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

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伏史記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譚本享國下有之國家無事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朴以鞭笞天下本皆作

小司馬云賈本論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譚本作百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

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陳涉世家作賈弓小司

字謂上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

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百尺之淵以為固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也殊俗然而陳涉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而陳涉

之卒

率疲弊之卒

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

而景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

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鋌也

與謫成之眾非抗九國之師也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

一夫作難而七廟隳

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中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

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

王懷貪吝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譚本無推字之字按秦雖離戰國

而王天下譚本雜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守之道與取異兩故其亡可立而待也也字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

句當合讀今建從本

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上

言始皇無道必不能保其後嗣故天下咸計日而知二世之必亡下言二世若能盡改無道之政則亦何至遽

亡此又是一意譚本從史記作莫不引領而觀其政雖亦可通然於上文卻少收煞今故從建本作亡意林引

作政當亦因史記改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竟驚新主之資也建本作短褐今從譚本改驚驚此言勞民之

易為仁也意林仁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庸主建本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

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

財帛以振孤獨窮困之士振近代多用賑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

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譚本依史記疊天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

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譚本作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

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廣云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繫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

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侈相望於道而天下苦

之自羣卿以下至於眾庶羣卿史記作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

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史記無見終始之變譚本作知存亡

之由是以牧之以道譚本依史記務在安之而已矣下句與史記同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

民可與為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譚本作身不免於戮者

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下此從賈子本說見前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譚本循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

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譚本沛戰於

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譚本有大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眾要市

於外以謀其二或疑當作貳譚本從史記作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悟譚本立下借使子

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譚本祠未當絕也秦地被山東

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

心并力攻秦矣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譚本且天下嘗下有昔日二字

本有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係衍文今依史記去之又俗開

徒逃北而遂壞一段四十六字在此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之上是後人以史記之文贅入之史記無後然

困於嶮岨十字今此有之若再入史記一段復矣譚本秦雖小色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史記守秦小邑并

高臺毋戰開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譚本險作阨毋訛再歸同史記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譚本作合非有秦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

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譚本有必退師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譚本作退陣案土

安小司馬云賈誼書作案則建本是也譚本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抹敗非也

下作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俱依史記譚本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

譚本抹上有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

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譚本無謀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

多忌諱之禁也拂與弼同譚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

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史記無臣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

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為飾讀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

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有譚本怨下故周王序得其

道史記作五帝小司馬云賈誼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

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有譚本後下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官去就

有序變化因時因史記作有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吳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況

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傳歸休而不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建本

字譚本今俗開本並作編非也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此下本皆有臣

上弗豈圖疑且歲開所不欲焉十九黃帝曰日中必慧建本說加竹漢書加妙作操刀必割今令

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此下建本有且謂天何權不

六字不成文理夫以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

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乎尚憚建本常憚非又此下當有脫文建譚本皆有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

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為良天下而稱持以為此藉也竊為陛下痛之甚在上

幸少留計焉五十一字俗開本畧相同細審皆是後人妄竄大半不成文理當削無疑

數益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譚本二上可為長太息者六大息者歎息之大也若其他倍理而傷

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

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

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難然同建本作難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

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

下試擇焉一篇中多為後人取漢書之文而敷演之致多冗長其文理尚可通者今亦姑不列削至如陛下何不

成四字皆不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

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怪一本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

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避魏祖名改譚本作操若今之賢

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

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漢書使為治勞知慮本接上文與安危之機孰急文勢聯合

致有不可通者然本書不可見矣若盡刪之又恐未必盡合本書是以姑仍之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

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跡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與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

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今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少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

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神為可以益壽見晏子雜下篇舊本髮子曰至治之極父

無兒子兄無兄弟塗無緇絲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是當為足親食謂人也人之大期則至尊

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為明帝沒則為明神建本作因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

君身不應忽及股肱漢書作生為明帝沒為明神是也故止亦從何本改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

因觀成之廟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此數句文亦說不欲盡以漢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

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眾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

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澤本無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承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咸億社

後久餐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為萬世法

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竝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為之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

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

有復字此句下又有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巨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四十三字建本俗開本皆有之是後人依約韓非子語意竄入文氣殊不類當刊去

潘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饑數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罹豈可豫知

從澤本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

令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鏤錙而子射子自禍必矣

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眾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徵幸勢不足

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

國與制力非獨少也

於實無喪而徐國無患

而肉骨何以厚此

潘彊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彊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比最弱則最後反

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然矣曩令樊鄴絳

灌據數十城而王譚本無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譚本作也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趙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譚本長沙下有王字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與骨肉相飲茹天下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譚本無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左傳但言陳蔡不羹而無葉杜預分東西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芋尹申亥之井羊尹建本訛于脫尹字今從舊為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譚本無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譚本作弛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瘳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建本此下又復臣聞尾大不掉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搗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錮疾譚本作病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至心十字亦係復衍今從譚本去之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瘳也又苦踈盪譚本此下又有悲夫枝拱苟大弛必之王者兄子之子也惠王下漢書脫之子二字此書亦脫案惠王齊悼惠王也乃文帝親兄其子哀王文帝元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疎者或專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瘳也又苦踈盪建本此下可痛哭者此病

是也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蹻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

在所譚本說所

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

之

受謁本改作受

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是則諸侯

在從建本

王乃埒至尊也

建本作誰是則諸侯之王別本誰作推譚本

無又無之字埒埒訛作將今從舊校本改正

然則天子之與諸侯

譚本下

臣之與下

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

上

諸侯之相以下十二字又異等二

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

如

左傳各自其四

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

譚本無

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

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

具字

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

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

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公牆門衛同名其嚴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甲令乙是

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

議亦言也見周書

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稱陛下

次皆字各本

車曰乘與諸侯車曰乘與乘與等也

寶典解此見註

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稱陛下

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形容也

非下建本有人字又一

所持以別

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

譚本持

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

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習卑形貌然後能識

異建本

則疏遠

無所放眾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

異建本並行

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

德則一作民

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

類別本作述或校者以細衣之而此

之不行沐漬無界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澤本第一卷止此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莫幸疑則比

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臣建本作臣

例說今從澤本改正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僕僕亦臣禮也亦上諸本皆有則字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

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子民至適至和澤本作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

高下異句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

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喪異建本下有則字是上

文皆於則字為句今案是以高下異當於異字為句此高下者是其本根也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

以下諸異皆由乎此昔當以異字為句此處不當有則字明矣今從澤本周齊也或改作同字非澤本說用下並同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埤與卑同還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

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作著本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讓責讓也建法以習之設官以

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岑人定其心各著其目岑古使字李匡文資暇云行李是行使案舊文使字作岑山下人人

下子云云建本說作李澤本作使今招李說定作岑又故眾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

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建本脫是若日之與星以字衍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幾讀與

脫本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事勢

陛下即不為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漢書作陛下即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今此篇云云是後人依傍漢書增竄字句顛倒前後以

之計其勢將一傳再傳而盡則下文二語如何轉接其謬有如此者今若全依漢書則讀漢書足矣何必又至

著于此故姑仍之以俟學者之自為別白可耳建潭本並脫再傳二字又脫豪橫而大強五字別本皆有之至

其相與特以縱橫之約相親耳特以建本訛漢法今不可得行矣植此下並有猶且豪立而服強也八字乃後漢

去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勸過黑子之比於面耳慙與僅同建潭本並作勸字書無勸字漢書作豈足以為楚御

哉別本作禁御與漢書同而陛下所恃以為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為鄰勸自完足矣建潭本作勸自見

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

國豈可謂工哉潭本適足句脫又工訛作解漢書作制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潭本者字飾小行競小廉以

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

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帝皇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剽去不義諸

侯空其國建本作剽太義訛今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

牽小行故立大德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建潭本無兩字別其苦之甚矣

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以為奉地也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語不

非所安不若且從其舊以俟知者奉地奉天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

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梁即有後漢書作而為梁王立後建本此句尚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

梁即無後患漢書作不可者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捷鉅偃反

本作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

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此二世之利也二世潭本若使淮南久縣屬

漢特以資姦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此下建本有省臣昧死以聞臣詎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聞聖主所以為

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幸少留意句相重微若欲留下一段須去惟陛下幸少留意句始得潭本于臣

之文惟陛下幸與惟陛下幸少留意句相重微若欲留下一段須去惟陛下幸少留意句始得潭本于臣

權重五美

育文書局石印